

写作生涯回忆录

張
恨
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写作生涯回忆录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生涯回忆录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55-5

I. 写… II. 张… III. 张恨水 (1895~1967)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220 号

书 名	写作生涯回忆录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51 千字
印 张	6.25
插 页	5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55-5/I · 3809
定 价	1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我的小说过程	(1)
写作生涯回忆	(7)
一 序言	(7)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9)
三 跌进小说圈	(12)
四 礼拜六派的胚子	(14)
五 我的无名处女作	(16)
六 蹉跎的进修	(18)
七 第一次投稿	(20)
八 第一部长篇	(22)
九 失学之后	(24)
十 一节流浪小史	(26)
十一 写作出版之始	(29)
十二 北京的初期	(32)

十 三	新闻工作的苦力	(34)
十 四	通讯文字收入甚丰	(36)
十 五	关于《春明外史》(一)	(38)
十 六	关于《春明外史》(二)	(41)
十 七	关于《春明外史》(三)	(44)
十 八	《金粉世家》的背景	(46)
十 九	《金粉世家》的出路	(48)
二 十	《啼笑因缘》的跃出	(50)
二十一	北平两部半书	(52)
二十二	《斯人记》	(53)
二十三	《春明新史》	(54)
二十四	世界书局的契约	(55)
二十五	加油	(57)
二十六	武侠小说的我见	(60)
二十七	忙的苦恼	(62)
二十八	《新闻报》的续约	(64)
二十九	《太平花》	(65)
三 十	抗日的方向	(66)
三十一	《东北四连长》	(67)
三十二	《啼笑因缘》的尾巴	(69)
三十三	二次加油	(71)

三十四	西北行	(73)
三十五	西北回来	(76)
三十六	参加《立报》	(78)
三十七	办《南京人报》	(79)
三十八	被腰斩的一篇	(82)
三十九	在南京苦撑的一页	(83)
四十	入川第一篇小说	(85)
四十一	《游击队》	(87)
四十二	抗战小说	(88)
四十三	《八十一梦》	(89)
四十四	生活材料	(91)
四十五	茅屋风光	(93)
四十六	《上下古今谈》	(96)
四十七	散文	(98)
四十八	斗米千字运动	(100)
四十九	夜生活	(102)
五十	意外的救星	(104)
五十一	土纸书	(106)
五十二	榨出来的油	(108)
五十三	胜利后的作品	(110)
五十四	伪书	(113)

五十五	我死了	(115)
五十六	故事的利用	(116)
底稿·尾声		(118)
总答谢——并自我检讨		(120)
我的创作和生活		(125)
一	十三岁仿作武侠小说	(126)
二	上了经馆和学堂	(128)
三	从垦殖学堂出来,去演话剧	(130)
四	和郝耕仁去卖药	(133)
五	到芜湖当报馆编辑	(135)
六	到北京去	(137)
七	《春明外史》问世	(140)
八	《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上发表	(143)
九	从《啼笑因缘》起决心赶上时代	(146)
十	卖版税和办美术学校	(148)
十 一	两度去西北	(150)
十 二	抗日战争前后	(152)
十 三	回到了北平	(156)
十 四	解放后	(158)
张恨水年谱		(160)

我的小说过程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喜欢的程度，至于晚上让大人们睡了，偷着起来点着灯。所以我之吃小说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看到金圣叹批的《西厢》，这时，把我读小说的眼光，全副变换了。除了对故事生着兴趣外，我便慢慢注意到文章结构上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十四岁的时候，我看过了《水浒》、《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后，我常对弟妹们演讲着，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听。那时，我每天进学校，晚上在家里跟一位老先生学汉文，伴读的有二个兄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亲戚。设若先生不在家，我便大谈而特谈。不知哪一天，我凭空捏造了一段武侠的故事，说给他们听，他们也听得很有味。于是这一来，把我的胆子培养大了。过了二天，我就把这捏造的故事扩大起来，编了几回小说，这小说究竟是几多回，是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仿佛着曾形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使两柄大锤，有万夫不当之勇。

上面是我做小说的初期。照说，我应该继续作下去，然而我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的致力于诗。在十四至十五六岁之间，我几乎与小说绝了缘。十七岁之时，我无意地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看，看的很有趣，把小说的嗜好，又复提起。十八岁的时候，我在苏州读书，曾作两篇短篇小说，没到《小说月报》去。那时，主编的是恽铁樵先生，他接得

我的稿子，居然回信赞许了我几句，我简直大喜若狂，逢人便告，以为我居然可以作小说了。这两篇小说，一名《旧新娘》，是文言的；一篇《梅花劫》，是白话的。当然幼稚得可怜，谈不上结构了。可是我眼巴巴地天天望《小说月报》发表哩！未免可笑。

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作小说的意思，不断发生。十九岁二十岁之间，我因家贫废学，退居安徽故乡。年少的人，总是醉心物质文明的。这时让我住在依山靠水的乡下，日与农夫为伍，我十分的牢骚，终日的疯疯癫癫作些歪诗。作诗之外，作笔记作小说。不过虽然尽管高兴地向作，却始终不曾发表过。二十一岁，我重别故乡，在外流浪。二十二岁我又忽然学理化，补习了一年数学。可是，我过于练习答案，成了吐血症，二次回故乡。当然这个时候耗费了些家中的款子（其实不过二三百元，然而我家日形中落，已觉不堪了），乡下人对于我的批评，十分恶劣，同时，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乡党认为我是个不可教的青年，我伤心极了，终日坐在一间黄泥砖墙的书房里，只是看书作稿。我的木格窗外，有一株极大的桂花树，终年是青的，树下便是一院青苔，绝无人到，因此增长了我不少的文思。在这时，我作了好几部小说，一是章回体的《青衫泪》，体裁大致像《花刀痕》，夹着许多词章，但是谈青年失学失业的苦闷，一托之于吟风弄月，并不谈冶游。此外有一篇《紫玉成烟》，一篇《未婚妻》，是文言体，长数千字，朋友看见曾说不错，又有一篇笔记叫作《桂窗零草》，朋友也很赞许的，然而除了《紫玉成烟》而外，其余的都放在书箱里成了烂纸，未曾进过排字房。

二十四岁，我在一家报馆里当编辑，我曾把《紫玉成烟》发表了。这书一发表，很得一些人谬奖，于是我很高兴，继续着作了一篇白话长篇《南国相思谱》，我在文字结构上，自始就有点偏重于辞藻，因之那个时候作回目，就力求工整。较之现在，有过之无不及。记得这时，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恋爱中，论起来，十分落伍的了。同时我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两篇讽刺

小说,有一篇名为《小说迷魂游地府记》,我渐渐的改了作风,归入《儒林外史》一条路了,这一篇小说曾在《小说之霸王》的单行本里殿后,这大概是我的拙作与世人相见的初程了。

五四风潮后,我读书的兴致又起,我就当了衣服,到北平去投考北大,不料一到北平,就加入了新闻界,使我没有时间读书,在这时芜湖的报馆要我作了一部《皖江潮》,里面是说一段安徽政潮,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芜湖人很高兴地看,我的胆子大了,笔路由此熟了,对于社会上的人物,就不时的加以冷静的观察,观察之后,我总是感着不平,心里便想写一部像《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小说。但是,这两部书,有一种毛病,就是说完了一段又递入一段,完全没有结构,因之,我又想在这种社会长篇小说里,应该找出一个主人翁出来,再添几个陪客穿插在里面,然后读者可以增加许多玩赏之处。自有了这个意思以后,恰好有朋友找我编副张,并约我作小说,于是第一部最长的小说《春明外史》就出现了。

《春明外史》,每日在报上发表,前后登有五年。约一百万字,在我自己的拙作里,算是卖力的了。因此读者一方面倒也不菲薄它。但是这书出世以后,却添了一种意外的麻烦,就是读者往往将书中人物,一一索隐起来,当作历史一样来看。其实小说取一点时事作背景,原极寻常,只是这种事,整个儿搬来,整个儿写上,等于一张纸了,有什么意味呢?所以《春明外史》的事,依然楼阁凭空的,多,因为楼阁凭空的,多,所以我插进去几个主角来贯穿全局,非常之便利。这种主角出台,我总加倍的烘托,这才把书中一二百人都写成了附带的东西,使读者不至于感到累赘,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在作《春明外史》期间,我的长篇,便不断的在报上披露,我自己认为还满意的,就是《天上人间》,这部书先登在北京《晨报》,后来《晨报》停刊,改登《上海画报》。我写这部书,换了一个办法,用双管齐下法,就在同一时代,写一双极不同的女子,互相反映,陪客也是这样,可是《上画》是三

日刊，全书不容易速完，未免减一笔呵成的势子。此外就是我也很喜欢作短篇，若是整理一番，或者可出一本小册子。现在我总报告一下，这几年来，除了我编报时，每日千百字的小文不算，单是小说稿子，字数在五百万以上了，这五百万字，以一元千字计算，我也当有五千元财产，然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光蛋一个，而且我不曾有一日狂嫖浪赌，——得着物质上的享受，卖文是这样的劳，又是这样的苦，然则我烦腻作小说乎？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明窗净几，月夕花晨，有时我也感到一种兴趣，不过为了职业关系，无论有趣无趣，我总是要继续地往下作。在这样旦旦而伐之的时候，何日弄得倒了铺底，拿不出货来，我是不敢预言的。因之，我为了职业关系，很是惧怕，一方面我对于现代社会，求着新认识，一方面我自己限制一下，无论如何，每日至少看一点钟书，因为这样，我学了不少乖，不断发现自己的短处。

中国的文学书里，并无小说学，这是大家知道的。我对于外国文，又只懂一点极粗浅的英文，谈不到看书，所以我研究小说并没有整个儿由小说学的书上得来，虽然近代有小说学的译品，可是还不是供我们参考，所以我于此点，索兴去看名家译来的小说了。名家小说给我印象最大的，第一要算是林琴南先生的译品，虽然他不懂外国文，有时与原本不符，然而他古文描写的力量是那样干净利落，大可取法的。此外我欢喜研究戏剧，并且爱看电影，在这上面，描写人物个性发展，以及全部文字章法的剪裁，我得到了莫大的帮助。关于许多暗示的办法，我简直是取法一班名导演。所以一个人对于一件事能留心细细地观察，就人尽师也。我的书桌上常有一面镜子的，现在更悬了一面大镜子在壁上，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老实说，这就是自己导演自己。有时关于一事一物不能着笔的时候，我也不怕费事，亲自去考察，纵然不能考察，我必得向知道的，细细打听一番，若是无可考察，无可打听，我宁可藏拙不

写了,这或者是我特别向读者讨好的地方。

我从前写小说,大半是只有一点印象,然后就信笔所之地向下写,自从去年以来,我改了方针,必得先行布局,全书无论如何跑野马,不出原定的范围。《啼笑因缘》一部书就是如此的。我的胆子仿佛现在是越来越小了,或者会令我的作品好一点,或者会斫伤元气一点,那不可知,只好证之将来吧。

谈到《啼笑因缘》未免使我惶恐万分,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仍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由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其实《啼笑因缘》究有什么好处,我真不敢说,大概对于全部的构成以至每人个性的发挥,我都使他有些戏剧化,或者是此点可以见得我卖力吧?可惜许多批评者,都是注重结果方面,却没有给我一种指示,这又是使我迷惑的事。我极力在描写上讨好,而书中的事实倒盖过去了。在写《啼笑因缘》前后,我也曾作了一部国术小说。说一句笑话,那是反串吧?但是我所写的并不是侠客嘴里吐出一道白光,乃是洪杨而后,几个散在江湖的豪士。故事也并非完全杜撰,得之于先祖父、先父所口述下来的,说一句惭愧的话,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原来倒是真正的将门之子。这一部书登在北平《新晨报》上,共有十回,只成了一半,因为某种关系,没有作完,可是我所知道的故事,也不过如此,也有点江郎才尽之叹了。

此外,关于我的小说事业,除编撰而外,一年以来,我有点考据迷,得有余暇,常常作一点考证的工夫。起初,我原打算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越考证越发现自己见闻不广,便把大计划打消,改了作中国小说史料拾零,最近我又怕人家误会是不片断的,改名中国小说新考,万一这部书能成功,也许对中国文学问题有点

区区的贡献。

野马跑得太远了,可以止住了。最后我要声明一句,我这篇文章,完全为了朋友的关系,不得已,实实在在地报告我的治业经过,我决不敢自吹自擂,妄出风头。读者能给予我一种教训,我认为是至好的诤友,一律诚意接受。一个人无论作什么事,不怕自吹他的长处,却怕善于改正他的短处。短处岂能自知?这就在乎他人的攻错了。如此,我这篇文字不是自炫,读者一定可以谅解的。

(原载《上海画报》1931年1月27日—2月12日)

写作生涯回忆

一 序 言

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有些是谎言,有些也无非是一篇广告。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朋友们让我作自传,我婉谢了。老友张友鸾以为不可,他以为我在文坛上,多少有点影响,对这点影响,不可没有一个交代。他以和我三十午知交之深,很兴奋地提起笔来,要作《张恨水论》。这篇论他打算从我三代的历史考起,小至于我写的一首小诗,都要谈谈,这心愿不可谓不宏。可是他只写了几千字,就搁笔了,因为他太忙。我自然是一笑了之,而觉得没有交代也好。

说话之间,又是四个年头。我是一切云过太空。最近,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①,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我的生活忽然起了急速的变化,失去了平常的生活秩序。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辞去工作后,这时感到无聊,我那矛盾的心情,似乎是吃了一碟四川的棒棒鸡,除了甜,咸酸辣苦,什么滋味都有。我于是慢慢地长思了。

人生几十年光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过去。中国人形容

① 指 1948 年 12 月 12 日辞去北平《新民报》工作。

这个速度，是“白驹过隙”，其快可知。而我这时咸酸苦辣的境地，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中千万分之一秒，其实也可以稍稍的忍耐，让他过去。可是我又另有一个感想，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天下大事，轮不着我谈。家庭琐事，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我也犯不上去多那些事。只是一点：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对于这神交，我还愿更结下一层更深的友谊。同时，也有人对我发生了不少的误解。举一个例：在东北和华北沦陷期间，伪造的张恨水小说，竟达四、五十种之多。那里面不少是作孽的文字，把这罪过加在我身上，我太冤，我也应当辩白。于是我想到，我应当写一篇短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抄写若干份，分寄我的好友，让他们分别为我保存。说乐观点，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虽然说不祥的有些愚昧，然而总是好意，我也就算了。

前两天到报社^①，和同人谈起。同人笑说这很有趣，遗嘱式的文字，当然可以不必。不过你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个总检讨，那还不失为有意思的事，索性你写详细一点，我们拿到报上来发表，若以留材料而论，没有比在报上发表以后可留的程度更深的。我始而考虑，这是不是违反我的素志来写自传？但同人再三的怂恿，我的意志也就动摇了，我答应改变自传方式写，作为向读者写个供状。这供状是不是撒谎？是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我没法子深辩，敬求读者先生的批判。文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我只是写我由识字一直到现在。

① 北平《新民报》。

二 我没有遇到好老师

谈我自己的写作，一定要谈我是怎样写起，就涉及我的读书经过了。我七岁整^①才入蒙学，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当然念的是“三、百、千”^②。我很好，念半年，就念了十三本书。你问这十三本书都是什么？我告诉你，全是《三字经》。因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念私塾。念过“上下论”^③，念过《孟子》。我除了会和同学查注解上的对子（两行之中，两个同样的字并排列着）而外，对书上什么都不理解。有一天，先生和较大的两个学生讲书，讲的是《孟子》齐人章。我很偶然地在一旁听下去，觉得这书不也很有味吗？这简直是个故事呀。于是我对书开始找到了一点缝隙，这是九岁多的事。地点是在江西景德镇，那时，我父亲在那里作点小事。

十岁，我在南昌。在一位父执^④的家馆里念书。他有两个孩子念书，另带我和一个小孩子，四个学生，共请了一位安徽老夫子（同乡）教书。那时，有新书了。如《易字蒙求》，《易字读本》之类，都带有图。我对这些带图的书，非常的感觉兴趣。先生并不曾和我们讲些什么，但看了这图，我可以略懂些书上的意义。后来我又

① 这里讲的是虚岁，实龄应是六岁。

② “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③ “上下论”即《论语》上下两册。

④ 父执：父亲的朋友。

转入一家较多的学生的私塾,有大半学生读《蒙学读本》。那书共二册,是浅近的文言,而且每课有图。我虽不读,同学读着我在旁边听着,每课都印入我的脑筋,让我了解许多事。至于我自己呢,却念的是《左传》,先生应了我父的要求,望文随解一遍,我实在是不会懂,同时,先生又为我讲《二论引端》。这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但我还是不大懂。不过我另有个办法,同学念《论语》,带着白话解的,我借同学的看,我就懂了。

十一岁,我和父亲到江西新城县去(现在的黎川县),家里请了一位同乡端木先生,教我和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同乡子弟。正式开讲,我就了解所谓虚字眼了。但这并不是先生教的,还是由《四书白话解》那里看来的。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两个新发展:其一,是在由南昌到新城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我四叔正读着,把我吸引住了,我接过来看下去。我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学以后,我父亲桌上,有部洋装《红楼梦》,印得很美,我看过两页,不怎样注意。而端木先生却是个《三国》迷,他书桌上常摆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我就偷着看,看得非常的有味。这书,帮助我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其二,我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当然答应。但先生自己并不会作诗,除了教给我“山外青山楼外楼”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而外,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

十一岁半,我回到安徽潜山原籍,在本乡村里读书。这个读书的环境很好,是储姓宗祠附设的圣庙。庙门口一片广场,一棵大冬青树,高入云霄,半亩圆塘,围了庙墙。庙里只有三个神龛,其余便是大厅和三面长庑,围了个花台子。我和弟弟,靠墙和窗户设下书桌。窗外是塘,塘外是树,树外是平原和大山。因为我已读过《千家诗》,对我的读书帮助不少。但先生是个老童生,一脑子八股,同学全是放牛小孩,完全和我城市的同学异趣。也惟其如此,我成了铁中铮铮了。这时,我自己有一部更好的《四书白话解》,而且有精